

“神人”

一张宝胜特异功能纪实

宋绍

“神人”

张宝胜特异功能纪实

宋绍明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0342

1170342



“神人”

——张宝胜特异功能纪实
宋绍明 著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28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850册

*

ISBN 7-5059-0604-6 /I·390 定价：2.50元

序

方黎展

对于人体特异功能，十个人耳闻十个人不敢信，十个人目睹十个人不理解。这不奇怪，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科学界仍揭不开这个谜，也可以说，现代科学尚未达到揭开谜底的水平。

但是，解释不清的现象不等于现象的不存在。现象的客观存在与对现象的科学解释，这是认识人体特异功能的两个层次。目前，仅在第一个层次上，人们依旧存在着对立的看法。1979年3月，国内报刊上爆发一场“耳朵认字”真伪的争论。不信者斥之为“唯心的骗术”，坚信者据“实”力争是“唯物的功能”。这里只能讲据实，不能说据理，因为确实讲不清“耳朵认字”的科学道理。

可喜的是，由于“耳朵认字”事件的报道，引起群众的好奇和科研人员的注意，结果，国内很快发现一批具有“耳朵认字”、“人体透视”、“意念移物”等功能的青少年。许多人在事实面前开扩了眼界，承认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客观存在，但仍有人因不理解而对事实怀疑摇头。

为了证实这些现象的存在，并进一步探索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机理，目前，全国有近百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大量实验，其结论简化为一句话，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的：“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同时，钱学森教授针对人体特异功能存在的研究价值，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的深入研究必然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1986年4月，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生会成立大会上，他明确指出：“我相信，气功和我国传统医学（包括中医、蒙医、藏医，还有其它的民族医学等）以及人体特异功能这几方面综合在一起，一旦同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就一定会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就是真正的科学，同时，在结合的过程中它还会改造现代的科学，使现在的科学再提高一步，这也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做好了，必然导致爆发一次科学革命。”

这一科学思想逐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接受，同时也指导和推动了我国科学界在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机构，早在百年前就建立起来，近年来，苏美等国已将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用于军事方面了。

本书作者宋绍明，是位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通过与张宝胜同志的多次接触交谈，并对他周围十多位亲朋好友的直接采访，以纪实的笔法，忠实地介绍了张宝胜的成长过程和日常生活情况。与近几年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数十篇介绍张宝胜的文章相比，这本书的介绍更为系统、全面、准确。也使我们看到，张宝胜既是位有特异功能的人，也是位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普通人。他的特异功能虽然与生俱来，但随年岁增长和应用范围的扩大，功能也不断增多增强。这里，“用进废退”的规律在他身上也得到很好的体现。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介绍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只想告诉读者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是真的，既非魔术也非迷信的产物。这也是本书作者辛勤耕耘的出发点。

DE

目 录

序	方梦辰	1
癞蛤蟆不见了		1
“小偷”		3
笑眯眯地招手		12
被打得鼻青脸肿		18
梨落了 火灭了		23
一箱子“袁大头”		29
牙齿齐了		35
“天女散花”		42
劈碗		48
龙卷风		54
课堂里的怪事		61
大豆虫·小花蛇		67
跳级		73
一幅画		79
火车呀，快快开		83
流浪		92
“蛇王”		100
血人儿		106

小神仙	111
猪肉·烟	117
三株红松木	123
米虫子和猪崽子	129
再回南京	135
大难未死	142
诗	
夜晚回家又挨打	149
当上了工人	155
一场风波	162
名扬全矿区	169
初次测试	175
热恋	181
破冰捞牛	189
带铃铛的钥匙	194
患了肺结核	199
一盆月季花	204
三月进京	209
拜见叶帅	214
不出去	220
一百斤白糖	226
在虎将家中	232
“吹”灭了全楼电灯	237
在科学面前	242
小小恶作剧	247
罚款	253
一卷盒尺	253

飞进大礼堂	264
心上人	269
葡萄 桔子 苹果	274
祝家乡亲人幸福	280
意念找人	286
妙手显神通	291
把人“吹”走	296
一件棉大衣	300
表盘 冰砣 暖气包	307
和电影明星们	313
违章驾驶	319
隔壁取钥匙	326
在金钱面前	331
后记	337

癞蛤蟆不见了

白茫茫的雾笼罩着本溪山城。

西湖西天桥街4号的一个大仓库改成的院子里，房屋显得格外破旧……土坯叠成的墙，窗子也是旧房子上拆下来的，糊着破旧报纸。房檐下有两盆美人蕉，这是主人张希尧离家时亲手栽种的。他原在文化馆工作，已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临行前浇水、施肥，还用旧砖头砌成个花边圈儿，做为希望的象征，他巴望着小家庭能早日团圆，并象美人蕉一般红火、茁壮。

在美人蕉旁坐着一个两周岁的小男孩，乳名叫宝胜。这是个吉利名儿，意思是胜过宝贝疙瘩。他长得很削瘦，但眉清目秀，有点儿象个女孩儿，尤其那乌黑的头发，像卷烫似的滚着波浪。妈妈杨君给他留下一个花皮球，到邻居家借面粉去了，临出门儿，曾叮嘱他：“宝儿，别乱跑，等会儿妈就回来。”

小宝胜点点头，亮亮的眼睛送走了妈妈，自己拍打起花皮球……

当杨君端着一瓢包谷面急匆匆返回家，见小宝胜没有玩花皮球，却端坐在青石板旁，专心致志地玩什么？他小手儿一挥一挥的，身子一伸一伸地向前探着，嘴上“咿咿呀呀”地吆喝着，兴趣正浓，面颊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宝儿，跟妈进屋去了。”杨君唤道。

在往常，小宝胜见妈妈做活回来，便张着双臂扑向妈妈，亲昵地撩开妈妈的衣襟，抓住乳头使劲地吸吮。杨君用手轻轻抚摸着儿子那黑亮黑亮卷曲的头发，心头漾起无限的慰藉与幸福。她渴盼着用自己甘甜的乳汁早日把宝胜抚养成人。可今天儿子玩得太专注了，仿佛没有听到她的呼唤。

“宝儿，宝儿。”

宝胜还是没有听到。他小手挥舞得更高，“咿咿呀呀”的吆喝声更响。

杨君心头充满了喜欢。她知道，宝胜是个小淘气包儿，特别好动，容易磕着碰着的。眼下，没糟事儿就好。过去她真不敢离开时间长了，担心他闯祸端。孩儿是妈妈的心头肉呵！

“宝儿，妈回来了。”

宝胜依然头不扭，专心地玩着。

杨君没有再唤他。她想，既然儿子玩得高兴，就依他玩吧，趁他自己玩的时候，赶紧把饭做好，吃了午饭，再给宝胜缝件夏衣。这是个星期天，要赶忙多做点家务活儿。她原是小学教师，如今也在文化馆工作。在职而有家务的女人，星期天比上班还劳累。时间，一分一秒都珍贵呵。她刚要往屋里走，可又不放心：儿子终究玩什么呢？该不是玩那些玻璃、瓦块什么的吧，那是容易把手划破的；更不能玩小石子，吞到肚里可不得了！想到这里，心又突突地跳起来，三步两步直向儿子奔过去。

薄雾渐渐散去了，象薄纱一样在树尖，在远天游荡着。杨君走到儿子跟前，吊在嗓子眼间的心踏实了。宝胜手中没

有玻璃、瓦块和石头子儿。小手半张半合，不停地挥动着，眼睛直直地向前盯着。咿？他在玩什么？他盘着双腿坐着，那个花皮球，被他双腿夹着。唉，皮球是用手拍的，咋用腿夹着？杨君拿起皮球，想教儿子拍，可是，小宝胜似没见到妈妈，也没管妈妈拿皮球，双手照样比划着，眼睛直直地向前望着。

杨君顺着儿子的目光看去。蓦然，她惊住了：在小宝胜前面一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碗口大的癞蛤蟆！背上花条纹，肚子圆鼓鼓的。

“宝儿，快跟妈走！”妈妈慌忙把手上的面放在一旁，边喊着边弯腰要抱宝胜。

宝胜不理睬妈妈。

杨君看得清楚：宝胜手向上一扬，那大癞蛤蟆向上一跳；宝胜手往下一压，那大癞蛤蟆又伏在地上。

“它多脏呀！脏了手，脏了衣服……”惊惧中，杨君的声音都颤抖了。

谁知，小宝胜挣脱妈妈的双臂，向前跑了两步，伸出右手去抓那大癞蛤蟆。

杨君急了，紧抱住小宝胜。

但是，她没能拦住儿子。

小宝胜右手向那大癞蛤蟆一拍，只听“叭”的一声响，杨君定睛再望，那只大癞蛤蟆不见了。

杨君以为癞蛤蟆跳到儿子身上了。她双手不停地在宝胜身上抚摸，没有摸到；那大癞蛤蟆难道逃了？她四下里寻找，也不见踪影。再望望儿子，宝胜在笑眯眯地望着她。

杨君惊疑，脸色煞白。

院子里阳光很好，沐浴着树枝，花朵，一片缤纷的色彩。清凉的风儿吹来，送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

杨君把宝胜抱在怀里，她解开衣襟，把乳头塞进他嘴里。她望着窗外，雾霭散去了，然而，她心上的疑团却象浓雾一般翻滚着，排不开，驱不散：刚才，眼睁睁看见的那只大癞蛤蟆，终究哪儿去了呢？

她望着吸吮自己乳汁的宝胜，想起两年前的事情。

宝胜并非她亲生的儿子。1958年3月，杨君接到妹妹从南京发来的电报：“妹病重，住院。”她急得饭吃不下，买了一张火车票便启程了。路经北京换车，真难！等了三天，才买上从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票。几经耽搁，杨君到达南京医院时，妹妹的病已有好转了。

杨君与妹妹感情甚好。每天，她做家乡菜送到妹妹床前。一天，她听医生讲：有个农村妇女刚生下个男婴，那婴儿一落生就会笑！由于那女人家贫困，那男婴又瘦小，还得了肺炎，不想要了。杨君心地善良，她想：孩子哪能没有娘？如果婴儿扔在医院里，医生和护士怎能把他养活大？她暗暗嗔怨那生母的狠心，更暗暗可怜那刚刚落地的婴儿。

“姐，你把他带上吧。”妹妹说。

杨君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跟前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孩儿，一个叫丽娜，一个叫伊娜，刚两岁半，正在吃奶。如果带上这个男婴，要给他喂奶，两个亲生女儿咋办？

“姐，你心眼好，带上他吧！”妹妹恳求道。

杨君含着眼泪决心掐断了两个亲生女儿的奶，来收养这个可怜的婴儿。回到本溪，丈夫也十分欢喜，并为他起名宝胜。

小宝胜真可谓从小就不安生。他吃奶时，不是老老实实吸吮，小手总那么上下抓挠，小脚总那么前后踢蹬。咕咚咚吃饱了，干脆甩开乳头，手脚一起折腾起来。七个月的时候便会爬了，小脚蹬着，脑壳向上仰着。十一个月的时候又会喊“妈”了，“腿随着嘴”，会走路了。他走路时，不是脸朝前看，腿朝前迈，而是扭着脸向前看一眼，横着跨步。一周岁时，走路便十分稳实了。他出奇地灵，你从炕上下来，他就拿鞋。好象别人想什么，他都知道。给他做件小衣服，做到一半，藏在枕头下、抽屉里，他都能拿出来……

“小宝胜打小就灵，大了定有出息哩！”杨君快活地想。倏然，大癞蛤蟆的事又出现在眼前，“难道，小宝胜能治服生灵？那个生灵飞到哪儿去了？他，可是凡人？……”

这时，姥姥领着小丽娜和小伊娜从街上买菜回来了。小丽娜和小伊娜非常喜欢小弟弟，她们领着小宝胜出去玩了。

杨君把宝胜玩大癞蛤蟆的事向妈妈说了一遍，并问：“妈，您老见识多，您说这到底是咋回事？”

姥姥听了，沉思了片刻，道：“俺说，这事可不能向外声张呀。”

杨君一怔：“为什么？”

姥姥说：“俺早看出了，宝儿长相出奇，聪明超人。你这家境……说出去，人家没亲眼见，会说你造谣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杨君心更乱更沉了。她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稳，怎么也捉摸不透：宝儿，终究是人，是妖，还是神呵！

“小 偷”

宝胜长得快，三周岁的时候便会跑了，而且比两个姐姐丽娜、伊娜都跑得快。一次，姐弟三人到郊外去玩，宝胜提出赛跑一百米，他让两个姐姐先跑出30米，可是，宝胜依然先到达终点。二姐伊娜不服气，要求再赛。连续赛了三次，都是宝胜第一。二姐气得还抹眼泪哩！

两个姐姐十分喜欢聪明伶俐的小弟弟，宝胜也十分喜欢两个大他三岁的姐姐。在那困难的年月里，人们都填不饱肚子，两个姐姐却把稀粥让给小弟弟吃；宝胜呢，总是趁两个姐姐不防备，悄悄把自己碗里的稀粥倒给两个姐姐。一次，大姐丽娜在街上拣回一个萝卜，妈妈用小刀削去皮，又分成三份，递到姐弟三人手里。杨君格外疼爱小宝胜，分给他一块大的。宝胜咬了两口，又趁妈妈不注意，把自己的萝卜用小刀切成两半，悄悄塞到姥姥和妈妈衣兜里了。

宝胜手脚勤快，每当吃罢饭，总是抢先把碗筷收拾后洗干净。姥姥骂丽娜和伊娜：“你们两个当姐姐的咋不动手？涮锅、洗碗，该是女孩子的事儿！”两个姐姐委屈，说：“不是俺们懒，是小弟的手太快！”后来，两个姐姐合计：每当快吃完饭的时候，由一人先把小宝胜引出去，另一个人抢着收拾、洗涮碗筷。可小宝胜看穿了姐姐们的计谋，任凭姐姐们再逗引他出去玩，他就是不动窝儿。最后，杨君分配

任务：

“你们轮流值班儿，丽娜洗六天，伊娜洗六天，宝儿洗三天……”

宝胜爱吃鱼，然而，困难时期，鱼店是不供应鱼的。偶尔街上来了私人卖鱼的，家里没有钱呀：爸爸张希尧因为被打成右派，每月62元的工资降为30元，一人到农村火连寨劳动改造去了，刚够自己花用的；妈妈杨君身体不好，每月发百分之七十的工资，34.65元。每当街上传来卖鱼的吆喝声，杨君打开装钱的小包儿，犹豫半晌，又把钱包上，思摸一会儿，还是疼孩子，于是拿出四角钱，上街买来了一斤多带鱼，做熟，端到宝胜面前。

宝胜哪肯自己一人吃？他把一盘儿鱼分成五份，而且他自己那份留得很少。妈妈望着眼前的鱼，心头泛起一股辛酸，眼角涌出两行泪水，哽咽道：“宝儿，你吃，吃了，妈心里才好受……”

小宝胜看到妈哭，也跟着叭哒叭哒地掉起眼泪来。

姥姥更疼爱宝胜，把自己碗里的鱼挟给他；两个姐姐见此情景，也把鱼挟给小弟弟。小宝胜象大人似的，再不分给大家吃了，闷着头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知道，自己把鱼都吞进肚里，姥姥、妈妈和姐姐们心里才高兴。他吃着，嚼着，腮帮一鼓一鼓的，真香！

于是，大家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但是，当丽娜收拾碗筷的时候，发现碗橱里有半盘子鱼。她瞪圆惊讶的眼睛，刚要叫嚷什么，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巴。她抬头望，是宝胜！

“姐，你提篮，跟俺走！”

“去哪儿？”

“河边。”

“做啥？”

“抓鱼。”

两个姐姐陪着小宝胜到郊外河边去了。四月的本溪，虽冰化雪消，但河水仍然冰凉刺骨。宝胜跳进河里，嘴唇直发紫，牙齿咯咯响，他不喊冷，两只胳膊伸进水里，一忽儿喊：“姐，接着！”便扔上一条鱼；一忽儿又喊：“姐，快点拣！”又扔上一条鱼。不到一个钟头，便摸到半篮子鱼，姐妹俩高兴得跳着脚喊弟弟：

“够吃了，够吃了，快上来吧！”

宝胜跳上岸来，两条腿都冻紫红色了，脚指和手指都象小红萝卜似的。两个姐姐心疼他，用手捂着他的手腿和脚。她们要用自己的体温，暖热弟弟的身子。小宝胜却欢眉亮眼地说：

“俺不冷，一丁点儿也不冷！”

说着，提着篮往家走了。一路走，两个姐姐象查字典般地问他：

“弟，你咋一抓就抓到鱼？”

“那鱼往俺手心里钻。”

“弟，你有啥窍门？”

“俺保密三噢！”

“啥叫保密三噢？”

宝胜不吭声了。两个姐姐继续问：

“弟，你冻得直打牙，不冷？”

“俺觉得浑身呼呼地蹿火哩。”

“弟，你身上能发热？”

“俺保密三噢！”

“啥叫保密三噢呀？”

宝胜又不吭声了。丽娜和伊娜知道，弟弟不愿讲的事，问也问不出。姐妹俩互相望望，也就不再问了。

这一天，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鱼。

街坊四邻的人，都说小宝胜眼尖。谁家掉在地上东西找不到，都要请他帮忙：

“宝胜，俺刚才缝衣服，针掉了，求你给找找去，要不，扎了脚……”

宝胜乐颠颠去了。到屋里一看，弯腰从炕沿角里取出了针。

“宝胜，俺家要劈柴，可斧子不知放到哪儿去了，求你……”

宝胜连蹦带跳地去了。他站在院当中四下眺望，又跑到柴垛前，弯腰把斧子拿出来了。

宝胜是个热心肠的人，不管谁家求他帮忙做事，随叫随到。老人们喜欢他，买了糖，总要塞给他吃。可是，宝胜从不吃人家的东西。每每别人送给他吃的，他都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人家。老人们都夸奖他：“从小看大。宝胜是个热心肠，又不贪吃的人，长大了，定是个能做大事的！”

宝胜走到哪儿，都是满眼的笑脸，满耳的夸赞声。

可是，笑脸渐渐变成了冷眼，夸赞声变成了谩骂声，

“他是小偷！”

原来，街上的小伙伴们们都乐意与宝胜在一块玩儿。宝胜